

15.10.7

蓬萊文史資料

杨朔
专辑



第六輯

90



蓬莱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杨朔专辑

蓬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

主 审: 姜广俊 高 英 刘家儒
主 编: 许良廷 王晋邦
封面设计: 刘正方
题签篆刻: 高 英

本辑参编人员

高 英 刘家儒 许良廷 王晋邦
余麟祥 李人惠 刘正方

封面图案说明

本辑封面图案为蓬莱十大景之一——万斛珠玑。

前　　言

本辑《蓬莱文史资料》作为“杨朔专辑”与读者见面。

这首先应该感谢我们旅居京华的乡人、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同志，是他不顾年高路遥，与杨朔的女儿杨渡同志一起回到蓬莱，赐稿本委。同时也感谢为编辑本辑积极提供资料的同志。

杨朔是享誉中外的当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，他虽不幸于“十年动乱”中罹难早逝，但他的作品却有如璀璨的星座，光被后世，长垂不朽。杨朔同志不仅是一位名记者、小说家、风格独具的散文家，而且他还是一位诗心沸腾的诗人。尤其是对于旧体诗，他更是功力深厚、才华横溢。只是因为这种形式不便于工农读者，他才很少使用这一武器去从事战斗，绝少发表诗作。玉玮同志对此不仅收集了许多少见的资料，而且还有幸在杨朔的遗物中，发现

了一份朱德的诗稿。证明远在抗日战争年代，杨朔就曾与朱总唱和，给当代文坛，留下了佳话。

杨朔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，但杨朔是怎样成功的，这对研究他的作品，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似有更重要的意义。我们深深感到，杨朔同志绝不是一位书生，而是一位无私无畏、勇往直前的战士，他始终站在最前线，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，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哺育，为着民族的生存，祖国的振兴，全人类的解放，不负历史的使命，忘我地战斗了一生。这无疑是我们、特别是青少年一代，正确对待人生、正确对待事业的光辉榜样、崇高楷模。因此我们深信这份珍贵资料的面世，将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极其有益的作用。

本辑还刊登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启事和提纲，我们热切盼望一切知情同志，参照提纲内容，为我们撰写史料。让我们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年比一年作得更好。

目 录

献身不惜做尘泥

- 忆我的哥哥杨朔 杨玉玮 (1)
杨朔在蓬莱阁上谈写作 高 英 (163)
林林同志在杨朔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 ... (168)
杨朔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(172)
杨朔生平简历 杨玉玮 (174)
来信摘要 (186)

蓬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建国后文史

- 资料征集启事 (188)
蓬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建国后文史
资料征集提纲 (190)

附：图片目录

- 杨朔同志照片
杨朔与老舍、赵树理
杨朔与弟弟杨玉玮

杨朔《寿朱德总司令寿辰》

朱德总司令《和杨朔作》

陈赓为杨朔题词

杨秀峰、孙文淑为杨朔题词

宋任穷为杨朔题词

(以上照片均为杨玉玮提供)

献身不惜做尘泥

——忆我的哥哥杨朔

杨 玉 珂

仙 乡 福 地 育 诗 人

山东蓬莱是古登州郡城，座落在胶东半岛前端。偎山抱海，风景宜人。这里神话多，传奇故事也多。当地老年人都说蓬莱是“仙乡福地”。这也难怪，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，指的就是蓬莱、方丈和瀛洲。

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5月1日（农历三月二十二日），我的哥哥杨朔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风景美、神话多的小城中。我家住城里北街，是蓬莱的世家。父亲杨清泉，字镜海，又字耕海，清末秀才，思想比较进步，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。辛亥革命后，在县里兴办女子小学和“天足会”，自任女校校长，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侄女们都去念书。父亲原配吴氏，生育一

子二女。吴氏去世后，续娶柳氏端漪，生我兄妹四人，杨朔居长。母亲出身名门，读书识字，曾一度当过女校学监。

父亲钟爱杨朔。三岁多点，父亲开始教他识字，背诵诗歌，后来又教他写“仿”。写“仿”时，父亲总是坐在书桌前看书。杨朔每逢遇到“口”字，便偷偷看父亲的眼色，趁大人不注意，便将“口”字画成圆圈。父亲便用笔杆什么的轻轻敲打他的小手，暗暗地笑了。父亲还教他翻跟头，练“倒竖蜻蜓”，说是可以增长体力。

父亲三十多岁时，不幸感染时疫病故了。留下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和古诗文集。当时杨朔还不满五周岁。

外祖父柳培荣，字淑之，是前清贡生，登州名士，善丹青，也很喜欢这个小外孙。“杨朔”这个名字，就是外祖父给他起的。

我家的房子共有四进，大门口挂着“徵士第”的匾额。一进大门，向左拐，便是客屋。再往里是三进住房，每进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房。最后边是堆柴草的小场院。前院有棵大

杏树，花坛上栽有南天竹、芍药，青石地面上放着两盆金桂和一缸红莲，倒也清雅；后院有棵高大的桑树，洒下一地清荫。这都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。同族共有四家，房屋相连，内院相通。同族的男女孩儿有十几个，常在一起玩闹。杨朔长得俊秀，聪明活泼，嘴也乖巧，爱说爱闹。姐姐们都说他是家雀嘴，叫起来没个完。有一个堂姐比杨朔大一岁，也很伶俐，无论跑跳，杨朔都赛不过她。杨朔气不过，有一次出了个鬼点子：比赛站着撒尿，看谁尿得远。这一招把堂姐比垮了，于是大获全胜。

童年时期，杨朔就很倔强，偶尔碰着磕着，从不哭叫。那还是他读初小的时候，每天一大早起床，吃点烤馒头片就去上学。有一次，用刀切馒头，误伤左手食指，伤很重，流血不止。家里人慌忙用香灰给他止血包扎。杨朔忍着痛，一声不吭，背起书包就走了。后来，姐姐们问他痛不痛，他说：“很痛，不过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

杨朔原名杨毓瑨，六岁读书，十三岁在本县私立志城高等小学毕业。他受到家庭环境

影响，很好学，对诗、画都很喜爱。曾把家藏的《点石斋画谱》搬弄出来，学着画；常读书作画至深夜。

杨朔就读的志城小学，校长姜致中，在本县威望很高。他是清末举人，曾东渡日本求学，参加辛亥登州起义。因对时局不满，在家乡致力教育事业。他亲自担任高级班的语文课，对学生要求甚严。课余常带着学生们浇花种树，还给学生们讲些时事。杨朔十分崇敬姜校长，很喜欢语文课。

杨朔读小学时，祖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代。1915年5月9日，北洋政府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，是为国耻纪念日；1919年5月4日，中国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，提出“列强放弃在中国的特权，取消‘二十一条’”的要求，遭到拒绝，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，是为“五四”运动。蓬莱这座古城里，每年5月4日和5月9日，学生都举行集会游行。队伍中最整齐最精神的要算志城高等小学。

杨朔是这两个纪念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。在校里糊小纸旗，在小旗上写标语口号，游行时作为纠察队员跑前跑后地传达校长指示，整理游行队伍。游行归来，他还同家里人讲些游行中听到的时事新闻。

当时，蓬莱人在大连、旅顺经商的较多，据他们说日本人在大连蛮横极了，中国人遭践踏、轻视，被骂为“支那猪”；旅顺是军港，禁止中国人入内，误入是要杀头的。母亲也总爱讲清光绪甲午年间“反日本”^①的旧事：有两艘日本兵船，忽然开到蓬莱海面，向城里开了几炮，打塌了几栋民房，伤了一些人，搞得全城大乱。水师营的兵勇们沿海岸紧急布防，城内居民纷纷外逃。母亲那时年纪小，随着外祖母逃到南乡的亲戚家。日本兵船看到此地有戒备，没在蓬莱登陆。两三天后，兵船开走了，传说是开到荣城县海面去了，居民才安定下来。那时，外祖父正在章高元总兵的幕府作幕宾，随军在奉天省^②前线作战。听他老人家讲，在盖平一战，清军惨败，老百姓遭了殃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。

杨朔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这些见闻，

在杨朔心灵深处，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，增强了他民族自强的意识。

求学时期的杨朔，课余爱好很广泛。他爱花草，爱虫鸟，爱看戏，有一个时期还喜欢吹笛子。

蓬莱城里庙宇多，每次庙会都有京戏班子演戏。戏台下有卖各种吃食的，是孩子们逗留的去处。杨朔最喜欢看武戏，看见武打、翻跟头，就兴致勃勃，回家后总要练一番。看到花衫、老旦戏，扫兴了，便溜达着买吃的。酸辣凉粉、油煎馅饼和瓜果梨桃，都是物美价廉的好食品。等到好戏上场了，再去看。但也有例外。有一次，他看了出古装戏《嫦娥奔月》，引起他缥缈的幻想。回家后向弟弟妹妹们夸戏如何如何好，讲述着嫦娥穿着满身飘带的衣裳，凌空而起，飞向月宫的情景；还身披床单，边说边模仿。引得大家都想去看。

记得有一支悼念屈原的古曲《罗江怨》，说是蓬莱万寿宫一个老道士保存下来的。杨朔常独自吹奏，那悠悠的笛声，凄婉动人，令人遐想。抗日战争初期，我们兄弟俩在武昌相遇

时，回忆起此事。他笑着说：“我曾专程到汨罗江畔吊古，很失望，如今江水浅得淹不死人了，山色也不怎么出奇。稚年的幻梦破灭了，多可惜！”

每年春初，蓬莱人很讲究放风筝。风筝的种类也很多，人物风筝，画的多是戏曲故事。最大的有一人多高，色彩浓艳。上面挂着四五个风葫芦，在碧空里鸣鸣响，很有趣。杨朔也喜欢放风筝。十来岁时，也曾买了只人物风筝，带着弟弟们到西城墙上去放。正遇上天晴风稳，玩得很尽兴。到中午，我们收了风筝准备回家。忽然来了群大孩子，硬把风筝抢了，翻越城墙而去。眼看着自己的爱物被抢走，又怎能不气。从此，杨朔十分憎恨这种抢夺行为，骂之为“强盗”。他不再买风筝了，但对风筝的爱好仍不稍减，常常笑嘻嘻地望着晴空下的风筝发呆。他曾这样讲过：“风筝是召唤春天的物件，告诉人们春天来了……春就是诗啊！”

杨朔最爱的要算大海。蓬莱的北海沿，真是个好地场。出了城北门，翻过沙城，眼前便

展现出一片细软的沙滩，形成天然浴场。瓦兰瓦兰的大海，无边无际，远远地可以望见烟笼雾绕的长山列岛，真象缥缈的神仙境界。站在海沿上，往东望去，沙滩尽处，是一个一个的渔村；往西望，是巍然屹立的备倭城，俗称水城；再往西，是蓬莱阁、田横寨。有流丹的飞阁，有险峻的山峦，衬着清碧的大海，形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。童年的杨朔，喜欢在沙滩上拾贝壳，欢笑着追赶横着飞跑的小鬼蟹，或是赤着脚在岸边浅浪处追赶浪花玩。大了一点，就约小同学们来洗海澡，练游泳，或是到深水礁石上钓鱼、捞蟹。高等小学毕业后，一有空就和二三个好友或独自到海边上散步、读书，向大海寻诗，向大海抒发自己的情感。蓬莱阁下是他夏天读书的好地方，海风吹散了暑气。望着潮涨潮落，云起云飞，心境开阔豁亮，浮想联翩。他还喜欢在夏天的薄暮仰卧在细软的沙滩上，听着潮声，任凭苍茫暮色把自己悄悄地掩埋起来。据他说：那暮色很有趣，象一滴不曾磨匀的稀墨，滴落在一幅古旧的山水画上，沿着沙城而慢慢晕展开来。先是染污了备倭城，

接着丹崖山和田横寨也变成模糊一片。这时，山后的晚霞完全消失了，自己的梦境也随着晚霞沉入更深的境界。

大海也真迷人，风平浪静，风骤浪涌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。春夏之交，偶尔会在海天相连处出现虚无缥缈的海市。春秋两季，渔民广泛流传着的“过龙兵”^③，说是龙王爷在检阅自己的队伍。杨朔看到过海市，在《海市》一文中描述过。也看到过“过龙兵”。据他说，情况与传说有些相似，有滚滚的波涛，也有无数座小山似的鱼脊梁，由东向西，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，确是奇观。但没有桅杆似的虾须，也没有乌龙出水。

最使杨朔着迷的，要算是海神娘娘的故事了。传说古时候，有位美丽的渔家姑娘，与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出海捕鱼，遇到坏天气，风急浪高，翻了船，淹死了。这姑娘在海边哭了几天几夜，最后投海自尽了。从此，每逢大雾天或是风急浪猛，渔船迷了航向，在将要遇险的紧急时刻，渔民们就会恍恍忽忽看到一位姑娘的背影，手提红灯，引导着船只脱险。渔民都

称她为海神娘娘，还专为她修了庙供奉着。受着这个故事的感染，每逢海上风大浪急，杨朔关怀起渔民的安全，也祈求“娘娘”保佑。

大海涤荡着杨朔的思想，开阔了他的胸怀，培育着他的诗心。

杨朔高等小学毕业时，已是一个身高面净、眉目疏朗的少年。夏天，喜欢穿白夏布长衫，戴着草帽；冬天，穿着兰线呢棉袍，头戴三块瓦的海狸皮帽子，显得整洁潇洒。爱干净是他的生性，他住的屋里，炕上的被褥，书桌上的书籍笔砚，都弄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这时，正值胶东军阀混战，捐税很重，民不聊生，家中无力使他外出读书。杨朔决定跟私人学英语，自修汉语。他从上海订阅了许多期刊杂志，如《英语周报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少年杂志》等等。自我要求很严，刻苦攻读。

我们家的阁楼上，存放着四五箱子线装的旧小说，是我们祖父遗留下来的。其中有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西汉演义》、《东汉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残唐五代》、《北宋演义》和《南宋演义》等等，著名小说则有《水